

关于荆浩里籍的考察、考证及考辨

【作者简介】袁有根，中国山西高平市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历代名画记〉研究》、《顾恺之研究》、《吴道子研究》、《解读荆浩》。

荆浩是我国唐末五代伟大的划时代的山水画大家，但在荆浩身上却存在着很多千古疑案，其中荆浩的里籍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疑案。

荆浩故里究竟在哪里，一说是山西沁水，一说是河南济源，一说是河南沁阳。三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符合实际呢？今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荆浩里籍沁阳说

说荆浩里籍是沁阳的是俞剑华先生。其根据是《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都说荆浩是河内人¹。而早于《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的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遗》却说荆浩是“河南沁水人”²。《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为什么不沿用刘道醇之说，而要说荆浩是河内人呢？大概两书的作者发现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沁水人”其中的“河南”二字不妥当。而刘道醇所说的“沁水”究竟是哪个沁水呢？他们也测不准。但无论是济源的古沁水，还是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在荆浩那个时代都属或曾经属过河内郡。于是他们就笼而统之地说荆浩是河内人。所以不管《图画见闻志》和《宣和画谱》的作者是否真正搞清了荆浩的具体故里，说荆浩是河内人都是没错的。然而俞剑华先生把河内说成沁阳就不对了。河内的治所在沁阳，但沁阳不等于就是河内，就如郑州不等于河南，太原不等于山西一样。实际上沁阳人并不认为荆浩是沁阳人。《沁阳县志》中根本没有记载荆浩。《怀州府志》中才记载了荆浩。《怀州府志》记载荆浩是没错的。因为怀州即是唐代、五代、宋代时的河内，在荆浩那个时代，山西的沁水和济源的王寨都属或曾经属怀州府管辖³。而因为河内的治所设在沁阳就说荆浩是沁阳人就不对了。

二、关于荆浩里籍济源说

说荆浩是河南济源人可以上溯到乾隆时期。乾隆时期的《济源县志》在《杂志》中记载说：“荆浩，河内沁水人，博雅好古，善画山水，撰《山水诀》一卷，隐于太行之洪谷，自称洪谷子。语人曰：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有《四时山水》、《三峰》、《桃源》、《天台》等图传于世。沁水县在枋口南。”显然，乾隆《济源县志》中这段话是从《图画见闻志》中抄来的。和《图画见闻志》相较，在“河

内”后加了“沁水”二字，在后面加了“沁水县在枋口南”七字。中间去掉“故关全北面事之”一句。乾隆县志的编纂者之所以要将荆浩写进他们的县志里，是因为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说荆浩是“河南沁水人”。而济源在明代属河南省怀庆府，到清代属河南布政使司怀庆府，在济源，历史上又确实有个沁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沁水县在枋口南”。枋口即济源五龙口那个地方。枋口南就是王寨那一片地方了。然而乾隆《济源县志》的编纂者没有将荆浩记在《人物志》中，而是记在了《杂志》中，说明他们的心里不踏实。因为他们知道济源虽然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至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曾归属过河南道，但在建中二年划归河阳三城使⁴，从此就不再归河南道，而归河北道了。五代、宋代仍属河北道（路）管辖。而济源的沁水又早在北齐时就已经废弃，所以，不管济源属河南道，还是属河北道，当时的河南道根本没有沁水。所以他们没有把荆浩记在《人物志》中，而是记在了《杂志》中。自从1963年王伯敏先生在注解荆浩的《笔法记》时，将荆浩的隐居地洪谷注解成“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境”⁵，荆浩是河南济源人的说法就大大升格了。当1992年，河南济源召开了全国首届荆浩学术研讨会之后，河南济源就堂而皇之地成了荆浩的故里。

1992年，河南济源召开全国首届荆浩学术研讨会时，自称济源是荆浩故里主要有三条理由：其一是刘道醇说荆浩是“河南沁水人”。其二是济源谷堆头村村边有座古墓，他们说那是荆浩墓。其三是济源五龙口石壁上有“曲栈连云”四个大字，他们说那是荆浩写的。这三条理由颇能迷惑人。所以，有些人原来认为荆浩是山西沁水人，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转而认为荆浩是河南济源人了。

然而河南济源究竟是不是荆浩故里呢？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说：河南济源绝非荆浩故里！

为什么说河南济源绝非荆浩故里呢？

其一，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沁水”中的“南”字是“东”字之误

最早记载荆浩里籍的是北宋刘道醇。他在他所著的《五代名画补遗》中说荆浩是“河南沁水人”。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沁水”对了一半，错了一半。说他对了一半，是“沁水”二字是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最早说荆浩是沁水人的应该是荆浩本人。荆浩在唐僖宗乾符六年（879）曾在开封双林院画过观音菩萨壁画。在画壁画期间，人们难免会问荆浩是什么地方人，荆浩自然也应该告诉问者他是什么地方人。荆浩的弟子是关仝。关仝的弟子是郭忠恕。关仝不可能不知道他的老师是什么地方人。郭忠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师爷是什么地方人。他们也不可能不和其他人谈论他们的老师和师爷是什么地方人。他们说他们的老师和师爷是沁水人，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郭忠恕曾在北宋太宗时担任过国子监主簿。他的活动地区在开封。《五代名画补遗》的作者刘道醇是开封人。刘道醇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说荆浩是沁水人，应该是关仝、郭忠恕传说下来的，因而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这里也有双林院和尚们的成分。人们在双林院看到荆浩所画的观音菩萨壁画，有的就会问是谁画的？和尚自然会说是荆浩画的。如果再问一句：“他是哪里人？”和尚当然会说是沁水人。所以说刘道醇所说的“沁水”

二字是正确的。

而刘道醇所说的“河南”二字却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唐代，或是五代的河南道、河南郡、河南府，或宋代的河南路，都没有沁水。中国历史上的沁水只有两个，一个是治所在今日河南济源之王寨的沁水，一个即今日山西之沁水。⁶治所设在济源王寨的那个沁水，在它被称作沁水县的时候，从西汉到北齐，自始至终属河内管辖。河内就不是河南。在汉代属冀州，在晋代属司州，在北魏属怀州，在唐代、五代属河北道，在宋代属河北路。今日山西之沁水，是隋开皇十八年改永宁县置，属长平郡。在唐代会昌四年九月之前属河东道管辖。唐武宗会昌四年九月至唐昭宗光化三年八月曾属河内管辖，自然是属河北道了⁷。唐昭宗光化三年八月之后到五代，这个沁水或而归河东管辖，或而又归河北管辖，却始终没有归过河南道。所以刘道醇所说的“河南”二字肯定是错误的。不是“河东”之误，就是“河北”之误。那么，“河南”二字是“河东”之误呢，还是“河北”之误呢？这要考虑刘道醇是站在唐人的角度上还是站在宋人的角度上来谈论荆浩的里籍问题了。

历史上的两个沁水，并不是一个时期。济源的那个沁水是从西汉到北齐。山西这个沁水则是从隋朝到现在。而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却是今日山西之沁水。这就是说，荆浩在开封双林院画壁画时，人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肯定说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沁水，而绝不会说的是北齐早已废弃的济源的那个沁水。关仝与别人谈到他的老师是沁水人，郭忠恕说他的师爷是沁水人，也一定说的是荆浩那个时代的沁水，而绝不会说的是北齐已经废弃了的沁水。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刘道醇说的沁水应当是今日山西之沁水。这一点应该是确定的。如果刘道醇是站在荆浩那个时代来谈荆浩的里籍，那么“河南”应是“河北”之误。然而刘道醇极有可能是站在宋人的角度来谈荆浩的里籍问题，就如我们现在谈论荆浩里籍问题是站在现在的角度上说荆浩是山西沁水或河南济源一样。所以刘道醇所说的“河南”应该是“河东”之误。

这样分析下来，只有今日山西之沁水，才是合情合理的荆浩故里。河南济源和荆浩根本沾不上边。

其二，济源的荆浩墓，根本不是荆浩墓

济源谷堆头村东南村边那座古墓，究竟是不是荆浩墓呢？谷堆头村的村民说：“在政府未把这座墓搞成荆浩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荆浩。我们只知道裴阁老（裴休），只知道陈门四状元（北宋名臣陈省华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婿），不知道荆浩。”既然谷堆头村那座古墓是荆浩墓，谷堆头村的村民为什么根本不知道荆浩呢？他们还告诉我们“这座墓墓堆很大，一个看菜园的人在那里打了个窑洞，就在那里住。这个墓墓地也很大，有三亩地大。”作为一个隐士的荆浩，他的墓堆和墓地会有那么大吗？他们告诉我们“那座古墓原来有石碑、供桌，1940年日本打到济源之后，修桥筑路拉走了。”我们知道乾隆《济源县志·杂志篇》中记载了荆浩，谷堆头村距离济源县城仅十五里远，又是一片平川，当时这座古墓的石碑还不至于风化得看不清上面的字，如果这座墓真是荆浩墓，乾隆时期的《济源县志》就应该有记载。我们查了地方志，从乾隆时的《济源县志》到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济

源市志》的“墓冢志”皆没有记载荆浩墓，足见根本不是荆浩墓。村民们还告诉我们：“那里打五尺深就出水啦，根本不可能埋人。”既然打五尺深就能打出水来，谁家会去那里埋人呢？根据村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这座古墓极有可能是一家大户人家为了防止盗墓，修的一座假墓。

谷堆头村的村民还告诉我们，“有一个气功大师，也是画画的，说是来找他的祖师爷，用气功探测过这座墓，说这就是荆浩墓。这个气功大师来过两次。”如果这座古墓真是荆浩墓，何必故弄玄虚地让什么气功大师来探测呢？用气功能探测出古墓里埋的是哪个人么？济源市政府为了制造这座荆浩墓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了。

其三，《曲栈连云》四字与荆浩无关

关于荆浩在五龙口写的《曲栈连云》四个大字，我们在去济源考察之前就有怀疑。因为荆浩是我国著名的大画家，如果《曲栈连云》四个大字真是荆浩所写，《济源县志·古迹志》中一定会有记载。《济源县志·古迹志》，如果根本没有荆浩题写《曲栈连云》的记载，说明“曲栈连云”这四个大字根本不是荆浩所写。我们去济源考察时，专门查了《济源县志·古迹志》，根本没有荆浩题写《曲栈连云》四字的记载。我们先后三次采访卫平复先生，两次提到《曲栈连云》四字。卫平复先生每次都说“《曲栈连云》四字是一个石匠出身的县令写的。”而且强调“《曲栈连云》四字与荆浩没有关系。”我们采访当时的文联主席罗巨虎，也问到《曲栈连云》四字，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我们到五龙头村采访，一位姓李的老人告诉我们：“《曲栈连云》四字，是一个石匠出身的道台写的。”

其四，济源没有荆浩任何传说

在济源考察时，我们特想了解一下关于荆浩的传说。无论是地方志办公室的人，还是文物局张局长都说：“我们这里没有荆浩什么传说。”不过，谷堆头村有的村民也谈了些荆浩的传说，但一分析却并非传说。谷堆头村一位五十六岁的村民说：“关于荆浩的传说很多，《古今图书集成》说他是沁水枋口人氏。传说他是这里人，不常在这里住，经常到山里作画。据说林州有个洪谷子（村），他在那里隐居过。他经常去王屋山画画。”济源市没有什么大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是一部很大的汇编类书，共 82 册，每册都有一寸半厚，16 开本，小图书馆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书的，作为一个村民怎么能看到这样大部头的《古今图书集成》呢？《古今图书集成》写有荆浩，但说的荆浩是河南沁水人，用的是刘道醇的说法，根本没有说荆浩是“沁水枋口人氏”。⁸这位五十六岁的村民原来是在村上当干部的，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传说”，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上面领导给他们这些干部谈到的关于荆浩的资料，却又在这资料中掺了假，使这资料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至于说“经常去王屋山画画”，这是市里有关领导给他们做的宣传。既然荆浩在林州的洪谷子（村）隐居，又怎么能“经常去王屋山画画”呢？须知从林州的洪谷到济源的王屋山，其间有好几百里的路程！有的村民谈到荆浩的传说时说：“传说荆浩是个大画家，开创了北方山水画派，是北方山水画派之祖。他的《匡庐图》在台湾哩。”这哪里是传说，这是中国美术史里的内容，懂得中国

美术史的人都知道荆浩的《匡庐图》是解放战争时，蒋介石往台湾跑的时候运往台湾的，一听就能听出这是市里有关领导教给的。一位七十三岁的村民说：“荆浩是个大画家，是唐末五代人，离现在有一千多年历史。”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美术史的内容。这位村民说他不识字。不识字怎么能知道这段美术史呢？很明显也是有人教的。至于罗巨虎先生说：“荆浩画的鸟，放在树上就飞走了。”这倒像点传说，但我问他是谁说的，让他说具体人。他却说不出具体人。况且荆浩是画山水画的，怎么能“画的鸟，放在树上就飞走了”呢？很明显，这是现编的关于荆浩的假传说。而编这种传说的人，又根本不了解荆浩，所以编了个驴头不对马嘴的传说。这样一分析，说明济源根本就没有什么关于荆浩的传说。还是济源市志办的人和文化局张局长说的是老实话：“我们这里没有荆浩什么传说。”如果荆浩真是济源谷堆头村人，那里就应该有荆浩的一些传说，若根本没有什么传说，就说明荆浩根本不是那里的。

其五，济源召开首届荆浩学术研讨会目的是为了**提高济源的知名度**

我们采访原来济源市的文联主席罗巨虎，罗巨虎先生非常坦率地说：“当时就是为了提高济源的知名度，想到了荆浩。荆浩是不是济源人，说实在的，我这心里不踏实。至于荆浩是不是来过济源，可能来过济源。”很明显，现在的济源人说荆浩是济源谷堆头村人，只是从提高沁源的知名度出发的，是从开发旅游事业出发的，并不是实事求是地从把荆浩的里籍问题搞清楚的心愿出发的。因为他们召开荆浩学术研讨会的目的不纯，所以在搞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便做了不少手脚，造了假。在筹备 1992 年的荆浩学术研讨会之前，罗巨虎先生去南京邀请陈传席先生。他问陈先生：“荆浩到底是哪里人？”陈先生回答不出这一问题。如果谷堆头村边的那座古墓真是荆浩墓，罗巨虎先生又为什么会问陈传席先生“荆浩到底是哪里人”呢？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济源市政府将谷堆头村那座大户人家为防止盗墓搞的假墓打造成荆浩墓的时间是在罗巨虎先生邀请了陈传席先生之后到 1992 年 10 月之间的几个月时间打造成的。这又雄辩地说明那座古墓根本就不是荆浩墓。至于“曲栈连云”四字怎样被说成荆浩所题。我们虽然不了解内情，但可以肯定卫平复先生是在某种势的驱使下说了违心的话。那个所谓的气功大师，应该是 1992 年参加首届荆浩学术研讨会的某一专家学者，是济源荆浩墓造假的积极参与者。此人是谁？如果让 1992 年参加荆浩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站成一排，谷堆头村的村民肯定能从中找出这个气功大师。

三、山西沁水土沃乡已荒废的实和庄才是荆浩故里

笔者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证实荆浩故里应该是今日山西之沁水。具体地说荆浩故里是山西沁水土沃乡已荒废的实和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谈这个问题。

（一）山西沁水是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

我们说荆浩是山西沁水人，首先因为山西沁水是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山西沁水，在北齐时叫广宁郡。北齐郡废，县改为永宁，治所在今沁水城西三十里。隋开皇十八年改为沁水、

县治移今治。⁹唐、五代、宋代仍依旧置。元至元三年，端氏县并入沁水县，直至抗日战争初期。1941年沁水分为沁水、土敏、沁南三县。1943年撤销沁水县，其地分别并入沁南县、土敏县。1946年沁南县改为沁水县。1947年，土敏、沁水二县又合并为沁水县至今。¹⁰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正是今日山西之沁水。如前所说当荆浩说他是沁水人时，他所说的沁水，一定是他所处时代的沁水，而绝不会是北齐已经废弃了的沁水。关仝说他的老师是沁水人，郭忠恕说他的师爷是沁水人，也一定说的是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而绝不会是北齐已废弃了的沁水。不管刘道醇所说的“河南”是“河北”之误，还是“河东”之误，荆浩所处时代的沁水，都是今日山西之沁水。荆浩故里为河东道泽州府沁水县清河谷（后改称为红河谷）中一个山村，即今日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土沃乡实和庄（南阳村的自然村）。实和庄位于著名的国家自然风景保护区历山风景区之中，风景优美，为自幼喜欢画画的荆浩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条件。

（二）在山西沁水南阳一带广泛流传着一个与荆浩有关的青禅寺事件的传说，并遗留了与此传说相关的三处唐代遗迹

在山西沁水土沃乡南阳村一带有这样一传说：沁水南阳后面的清河谷青禅寺的老和尚吃了一棵成了精的大人参，顿觉身轻如燕，从此就有了一身轻功，能飞檐走壁。这个老和尚色胆包天，仗着他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到皇宫里把皇后娘娘抢了回来，藏在后沟的一个洞里，供他淫乐。皇帝派人到处查访娘娘的下落，才知道被青禅寺的老和尚抢到了这里，就派兵来屠杀青禅寺的和尚。这个沟里的老百姓也受了牵连。官兵在屠杀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银沙洞，老和尚雇佣了几千民工在这里挖银矿。荆浩的父亲在银沙洞管账。官兵限定时间让洞里的工人往外出。里面的工人很多，到了限定的时间，洞里还有很多人，官兵就把洞口封了，不少人闷死在银沙洞里。荆浩的父亲也被杀害了。因为这次屠杀，尸骨遍沟，血流成河，后来就把这条沟叫成了红河谷。当时荆浩才十几岁，从私塾放学回家，看到杀人，躲在荆条丛里算是保住了性命。其实，荆浩并不姓“荆”，而是姓“靳”，因为他是躲在荆条丛中才得于活命，就把他的姓改成了“荆”。红河谷里有一个山头叫小寨上，四周都是峭壁，只有一面的峭壁低一些可以扒着山崖上去。青禅寺的老和尚原准备在那里修一座新的青禅寺，地基都坐好了，也准备了砖。一天夜里，小寨上的砖全不见了。第二天发现有羊蹄印。上面的砖都被拖到了阳城那边离这里不太远的一个山头上。那里的庙就是用这里的砖修的。在朝廷派兵来围剿青禅寺时，那个老和尚跑到小寨上，还坚持了好长时间。

山西沁水红河谷青禅寺事件的民间传说，其中有不少荒诞成分，如：人参变成了人参娃娃、老和尚去京城长安之前把太阳扣在了盆下等等，就非常荒诞，这是应该指出的。但是皇帝出兵屠杀青禅寺和尚这件事，却不能轻易否定。青禅寺事件和荆浩的传说虽然是从现代人口里说出来的，但决不是现代人编造出来的，而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其理由如下：

1、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

这个传说是南阳村村民王鑫荣最先给我们提供的。后来《长治日报》社的张文君（沁水

北石窑人)、北石窑的张海瑞、龙王庙的靳兴仪也和我们谈了这个故事,虽然谈的不尽相同,详略不同,但都谈得比较完整。他们不是一个村的,事先也没有通过信息。却都谈到这一传说,说明决不是现在人编出来的。另外,我不管采访谁,总要追问他是听谁说的,这就涉及到已经故去的许多人,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或者比他们年长的街坊邻居。苏天栓提供的他舅父的祖上是乾隆八年从沁源县辛安里迁来的,迁来后就住在荆浩家的房子里。当时邻居们说,“你们家住的这房子是人家荆浩的房子”。这个说法从乾隆八年一直传到了现在。这就又推到了乾隆八年。至于乾隆八年之前,也是一代代传说下来的。尤其让我对这一传说深信不疑的是:2005年10月26日上午,我们在南阳村村长王社群家门口晒太阳时,村民赵育杰过来。研究生尹临洪贸然地问他:“你知道不知道有个叫荆浩的画家?”他不假思索地随口便回答说:“噢,荆浩吧,就在后沟住哩,那里还有他的房子。”2006年6月3日我第二次去沁水红河谷考察小寨上和娘娘洞,晚上在褚雪梅家吃晚饭时,她问我:“你们去那后边(指红河谷里边)干啥?”我说:“去看娘娘洞。”她问:“你们去看娘娘洞做啥?”我说:“是想研究一个画家的情况。”她问:“他来过这里?”我说:“他就是这里的。”反过来,我问她:“你知道不知道青禅寺的事?”她说:“知道。小时候听老人讲故儿(故事)讲到过。”我问:“你知道不知道荆浩?”她说:“听说过。”第二天我又专门采访了她。她说在她七八岁的时候,听她母亲和她讲的。我采访褚雪梅时,她是四十五岁。一个四十五岁的家庭妇女,也知道青禅寺的事,也知道荆浩,足以说明青禅寺事件和荆浩的故事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而不是现代人为开发旅游事业故意编的。2006年9月15日晚8时许,我们在褚雪梅家吃饭,村民王建伟端着碗进来串门,我随便问了一句:“你了解不了解荆浩?”他就把他了解的荆浩的情况给我们谈了谈。褚雪梅插话说:“前十几年,知道的人多。那些老人都是从后沟出来的,他们都知道这传说。”2005年11月15日,我采访张文君,他也说:“我当小孩时就听说过银沙洞、青禅寺老和尚的故事。老人给你讲故事,就讲这故事。像我这样的年龄,大都听过这故事。”在沁水南阳随便问一个年龄大一点的人他们都知道青禅寺事件,都知道荆浩,怎能不使我们相信青禅寺事件是实有其事的历史事件呢?怎能不使我们相信荆浩确是山西沁水县土沃乡实和庄人呢?

戏剧《打龙袍》里,李娘娘去天齐庙找包公告状,口称她是国太,究竟是不是国太呢?包公开始不敢相信。包公让李娘娘坐在他的位置上,施大礼参拜,李娘娘说“平身!”仅仅“平身”二字,包公就断定她确实是国太。我们列举的南阳一带村民随口便可谈论荆浩的事例,难道不能证明荆浩是沁水实和庄人吗?而倒是河南济源谷堆头村的村民所说的“在政府未把这座墓搞成荆浩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荆浩。我们只知道裴阁佬,只知道陈门四状元,不知道荆浩”,反而可以证明荆浩是河南济源谷堆头村人吗?

2、青禅寺事件是一起不容置疑的历史事件

《新唐书》明确记载: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八月壬午,大毁佛寺,复僧尼为民。”¹¹《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中书门下条疏闻奏:‘据令式,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圣尊容,便令移於寺内;

其下州寺并废。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敕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废毁。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观。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¹²

唐武宗会昌五年八月，《制》：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朕博览前言，旁求輿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而中外诚臣，协予至意，条疏至当，宜在必行。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¹³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上（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等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八月“壬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所留僧皆隶主客，不隶祠部。百官奉表称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¹⁴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说：“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寺壁者，唯存一二……先是宰相李德裕镇浙西，创立甘露寺，唯甘露不毁，取管内诸寺画壁，置於寺内。”¹⁵

宋·米芾《画史》记载说：“润州甘露寺张僧繇《四菩萨》……陆探微《神》……吴道子《行脚僧》……已上并会昌中废寺，於本道合毁寺处移来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铜像，因得不废。”¹⁶

以上文献资料告诉我们，会昌五年大毁佛寺是全国性的灭佛运动。沁水红河谷中的青禅寺不是唐武宗点名保留的佛寺，也不是泽州按规定所保留的佛寺（当时泽州按规定保留的一所佛寺是今日晋城之青莲寺。寺内有武则天时期的唐塑可证），自然是在被灭之列。所以，即使没有青禅寺老和尚进入皇宫抢皇后娘娘的事，红河谷中的青禅寺也在劫难逃。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青禅寺事件是沁水县红河谷中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毋庸置疑的历史事件。

3、青禅寺事件是一起血腥的屠杀事件

我们在前面论证了青禅寺事件是沁水红河谷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的毋庸置疑的历史事件，是从会昌灭佛这个大背景来谈的。我们又必须指出沁水红河谷青禅寺事件决不是一

般的会昌灭佛的一部分，而是更有其特殊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会昌五年八月唐武宗的《制》中说：“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另还有“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可见当时的灭佛，对其他寺院来说，只是拆毁寺院，毁坏佛像，对其僧尼则是令其还俗或强迫他们去当奴婢，不是血腥屠杀，斩尽杀绝。而对沁水红河谷青禅寺中的僧侣却是斩尽杀绝的。何以见得呢？这不仅仅有当地村民的一代一代的口头传说，还在于在红河谷中留下两处物证：一处是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的青禅寺遗迹；一处是青禅寺老和尚在小寨上准备修新寺院所坐的地基。《新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元年（847）“闰月，大复佛寺。”¹⁷《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元年“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¹⁸唐武宗会昌五年大毁佛寺，唐宣宗大中元年就颁诏大复佛寺，中间只隔了一年多时间，如果青禅寺的和尚仅仅是被驱散令其还俗，或为两税户当了奴婢，那么大中元年在唐宣宗的支持下，不是就会纷纷返回青禅寺修复寺院重塑佛像吗？小寨上的新寺院不是也修了起来吗？然而青禅寺到明代嘉靖年间才修了几座一般的房子，小寨上当年老和尚坐的地基还依然只是地基。这两处遗迹难道不正是当年唐武宗派兵血洗青禅寺的铁证吗？青禅寺事件讨论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沁水红河谷中的青禅寺事件不是一起一般的会昌灭佛事件，而是一起具有特殊原因的血腥屠杀事件。沁水县南阳村、北石窑、龙王庙村民们提供的传说故事，除了什么人参娃娃，老和尚用脸盆扣住了太阳等荒诞的成分外，应该说是真实的。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实和庄周边的村民所说的在这次大屠杀中，年仅十几岁的靳浩从私塾回家看到杀人，躲在荆丛中才保住了性命的传说是实，把自己的“靳”姓改成了“荆”的传说是实。靳浩的父亲在银沙洞管账，在这次大屠杀中伤了性命的传说也是实。

4、唐武宗为什么要血腥屠杀青禅寺僧侣？

唐武宗为什么要血腥屠杀沁水红河谷青禅寺的僧侣呢？南阳一带的村民说是因为青禅寺的老和尚色胆包天，去皇宫里抢来了皇后娘娘。

南阳一带村民这一说法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们说有这种可能。因为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没有给唐武宗的皇后立传，只给王贤妃立了传¹⁹。是唐武宗只有王贤妃这一个妃子，而根本就没有皇后和其他妃子么？不是的。王贤妃没有给唐武宗生过儿子²⁰，而唐武宗有五个儿子，七个女儿²¹，难道他的这五个儿子，七个女儿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在唐文宗驾崩，唐武宗继位的当年（开成五年）的三月，“诏宫人刘氏、王氏并为妃”。²²这个王氏并非新旧《唐书》为之立传的王贤妃。何以知之呢？从《王贤妃传》中可知，在唐武宗病重的会昌六年，王贤妃还只是一个才人，而不是妃子。贤妃是唐宣宗给她加封的。这说明在开成五年三月之时唐武宗就已有两个嫔妃。《新唐书·王贤妃传》中说，唐武宗“疾侵，才人（即王贤妃）侍左右，帝熟视曰：‘吾气奄奄，情虑耗尽，顾与汝辞。’答曰：‘陛下大福未

艾，安语不详？’帝曰：‘脱如我言，奈何？’对曰：‘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渐，才人悉取常贮散遗宫中，帝已崩，即自经幄下。当时嫔媛虽常妬才人专上者，返皆义才人，为之感恻。”²³从“当时嫔媛……皆义才人，为之感恻”，可知在会昌六年唐武宗驾崩之时，唐武宗还有好多嫔妃。《新唐书》写到唐武宗的五个儿子时说：“其母氏、位皆不传”²⁴，这就说明唐武宗将他的皇后和其他嫔妃的档案材料都毁了。唐武宗为什么要把他的皇后和其他嫔妃的档案材料都毁了呢？这就极有可能和沁水青禅寺的事件有关。至于《新唐书》为王贤妃立传，其资料全是会昌灭佛之后，唐武宗病重，王贤妃去看唐武宗时的对话以及武宗死后，王贤妃殉情的资料，是唐武宗毁不了的资料。倘若《唐书》中为唐武宗的皇后立了传，我们也不会相信青禅寺的老和尚会抢回个皇后娘娘。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可能是实，还由于娘娘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设施，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老和尚抢皇后娘娘的传说是实。最先听王鑫荣谈娘娘洞时，我曾想，山里的天然岩洞有的是，何以说明就是老和尚藏娘娘的洞呢？所以我对娘娘洞之说并不以为然。而王鑫荣在谈青禅寺事件的传说时，虽然大谈娘娘洞，然而他却并没有去过娘娘洞。我这人搞学问总是喜欢掌握第一手资料。我对焦裕禄同志所说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一语铭记在心。所以，我对娘娘洞之说虽然不以为然，但还是想去看一看。2006年6月2日，我又去了南阳村，提出想去看一下小寨上老和尚坐的地基和娘娘洞。村长打电话叫来了王鑫荣。王鑫荣居然根本就不知道娘娘洞在什么地方。他说：“只听老人们说有个娘娘洞，不知道娘娘洞在什么地方。”后来他又说：“下川的人知道娘娘洞，咱们可以去北石窑（北石窑是下川的一个自然村）问一下。”会计王永章说：“北石窑的张海瑞就在他女儿这里住，看他知道不知道。”这样我们才又去找张海瑞老人。张海瑞老人又给我们大谈青禅寺的故事。谈的时间长了，我的摄像机没电了。这样就告别了张海瑞老人又回了村长家，竟然忘了问张海瑞老人娘娘洞的所在。第二天吃过早饭，村长要用车送我们去考察小寨上和娘娘洞。王鑫荣叫村长把我们送到龙王庙村那个路口。我们去到龙王庙村找到靳兴仪老人，才问清了娘娘洞的具体地方。我们按靳兴仪老人的指点找到了娘娘洞。娘娘洞那里的具体设施，使我不得不相信这里的娘娘洞确实是老和尚藏娘娘的一个洞。娘娘洞在红河谷的佛爷龛上面。佛爷龛是一个凹进去的悬崖，约有三十多米高。里面有佛爷底座遗迹和原来的建筑地基。佛爷龛悬崖上面有一段带弧度的坡面，长满了灌木和杂草，上面是个狭长的平面。平面上又是一个悬崖。这个悬崖两头距离佛爷龛悬崖两米宽，中间距离佛爷龛悬崖约有五米宽。两边有两道门，现尚存按门的痕迹。中间宽的地方用石头修了一座小房，后墙有烟筒，烟筒顶在了伸出来的悬崖处，冒上去的烟不会直直地冒出，所以下面的人根本不会意识到上面有一座小房子（小房子已经半倒塌，木质部分已无影无踪）。娘娘洞就在这第二层悬崖的二十多米高的地方，把一个女人送上去，她是根本下不来的，若是跳下来，便会粉身碎骨。当地老乡根本不会到这里修这么一座小房子，因为晚上如果不小心就会掉下悬崖。放羊、放牛的人也不会在这上面修这么一座小房子。佛爷龛内足可以避雨。显然，那个小房子就是老和尚行乐的处所。那个洞就是老和尚藏他抢

来的女人的洞。若无老和尚抢娘娘淫乱之事，红河谷佛爷龛山崖上那样狭窄的地段就不会修那座小房子，两边也不会按那么两道门。那么，老和尚抢来的女人，究竟是不是皇后娘娘呢？倘若不是皇后，皇帝决不会派兵围剿青禅寺。倘若不是皇后而是其他妃子，唐武宗只需毁掉这个妃子的档案资料就可以，无需将皇后及其他嫔妃的档案资料全部毁掉。

因为青禅寺事件和全国性的会昌灭佛是不尽相同的事件，所以我怀疑青禅寺事件是发生在全国性的会昌灭佛之前的特殊事件，是会昌灭佛的前奏和隐原因。

如果青禅寺事件是会昌灭佛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发生老和尚抢回皇后娘娘的事，因为会昌灭佛已经毁坏了寺庙，驱散了僧侣，已经给了青禅寺沉重打击，老和尚怎么还敢去皇宫抢皇后娘娘呢？又怎么会发生后来的官兵将青禅寺和尚斩尽杀绝的惨案呢？所以说青禅寺事件应该是发生在会昌灭佛之前的特殊事件。

事实上《新唐书》和《旧唐书》所记的会昌灭佛的时间是极不一致的。就是《旧唐书》本身对会昌灭佛的时间记得也不一致。《新唐书》说是会昌五年“八月壬午，大毁佛寺”，《旧唐书·武宗本纪》说是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而在《旧唐书·宣宗本纪》中却又说“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既然在会昌五年“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之时，中书门下才条疏闻奏“其上都、东都两街请留十寺，寺僧十人”，“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怎么会在会昌五年四月就已废寺宇呢？所以我怀疑沁水青禅寺事件应是会昌五年四月所发生的特殊事件。唐宣宗所说的“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是包括了沁水青禅寺在内的寺宇。既然唐宣宗有可能知道会昌五年七月正式开始的会昌灭佛之前的沁水青禅寺事件，他为什么没有透露青禅寺事件的特殊信息呢？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唐宣宗和唐武宗的态度截然相反，但他也要顾及皇家的脸面。

《新唐书》根本没有谈会昌灭佛的原因，而《旧唐书》谈会昌灭佛的原因是因为道士赵归真、邓元起、刘玄靖在唐武宗跟前“排毁释氏”，²⁵是唐武宗认为“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但我认为这只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那些道士、道姑难道不也是“待农而食，待蚕而衣”么？他们修的道观不也是“云构藻饰，僭拟宫居”吗？导致全国性的灭佛行动很可能是唐武宗对和尚的深仇大恨。沁水青禅寺的老和尚进入皇宫抢走皇后娘娘，应该是唐武宗会昌灭佛摆不在桌面上的隐原因，是导致全国性会昌灭佛的催化剂、导火线。

5、“老和尚抢皇后娘娘是无稽之谈”议

有人认为青禅寺老和尚到皇宫里把皇后娘娘抢来，是不可能的事。田同旭先生就认为“民间传说青禅寺住持劫持皇妃引起朝廷毁掉寺院，可能是无稽之谈。”²⁶我认为如果在初唐、盛唐、中唐发生了青禅寺老和尚到皇宫抢来了皇后娘娘，那确实是不可能的。青禅寺老和尚劫持皇后是发生在晚唐，就有了这种可能。我们知道，到了晚唐，不仅很多藩镇节度使敢不听皇帝旨意，敢拥兵自立，而且伺候皇帝的奴才——宫中的宦官，也敢骑在皇帝的头上胡作

非为，晚唐好几个皇帝死在宦官之手，好几个皇帝都是宦官所立。上了台的皇帝往往受制于宦竖。朝中大臣往往得讨好宦官才能保全自己。那些想铲除宦官势力的大臣又往往死于非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色胆包天而又有一身轻功的和尚去皇宫劫持皇后也就有可能了。只是这个和尚还是估错了形势。当时的皇帝虽然已经失势，但气数仍然未尽，所以青禅寺的僧人才因这位色胆包天的住持的恶作剧惹来了全寺僧人的杀身之祸。清河谷中的乡亲也因此受了连累。

如果确如田同旭先生所言老和尚抢回皇后娘娘是无稽之谈，那么新旧《唐书》不给唐武宗的皇后立传就应该另作其他原因的解釋。如说皇后和某大臣私通，如说宫中有个假太监和皇后如何如何。诚然，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宫中出现假太监的事，如，秦始皇的母亲就通过吕不韦找了一个假太监做她的情夫。慈禧太后也和一个假太监私通。历史上也确实有皇帝的老婆和大臣私通的事，如武则天就和张昌宗、张易之及感应寺的那个和尚有关系；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和当时的吏部尚书李国华有不清楚的关系；慈禧太后和恭亲王鬼子六有不正常关系。但这些事都是发生在太后和女皇身上。至于皇后和假太监、朝中大臣私通的事，却还没有听说过。唐武宗的皇后是否和假太监、朝中大臣有不正常的关系呢？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在会昌三年、会昌四年唐武宗调动几路节度使讨伐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的儿子刘慎，显示了唐武宗要抑制藩镇势力的决心和魄力。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没有哪个大臣敢和唐武宗的皇后私通。唐武宗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假太监。那么唐武宗为什么要把他的皇后和其他嫔妃的档案材料全部销毁呢？沁水县土沃乡红河谷中的青禅寺事件的传说却解答了这个疑问。如果说青禅寺的老和尚抢回皇后娘娘是无稽之谈，那么，唐武宗的皇后和嫔妃的档案资料全部被销毁，又是出自何种原因呢？如果是嫔妃之间争风吃醋，相互嫉妒，相互倾轧，不至于把档案资料全部毁掉。如果是由于政治原因，如像唐中宗的韦皇后那样企图篡夺皇位，想当第二个武则天，而阴谋败露，也不会毁掉她们的档案资料，只会公开废为庶人，处以死刑。而且只会处理参与阴谋活动的嫔妃，而不会销毁所有嫔妃的档案资料。只有出了丑事，皇帝怕损害皇室的尊严，才会销毁档案资料。只有皇后出了丑事，才会同时销毁所有嫔妃的档案资料。如果说皇后这种丑事与青禅寺的老和尚无关，那就应该是发生在宫中，就应该是和假太监，或朝中大臣私通而被唐武宗发现了。假定真是这样，那么，红河谷中的娘娘洞的特殊设施；小寨上尚存的老和尚准备修寺庙所坐的地基，以及有朝一日发现银沙洞并从洞里发掘出数百具尸骨，就成了无法解释的历史遗迹了。而这些却不是现代人口里说出来的，而是唐武宗会昌五年和会昌五年之前留存下来的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实物证据。现代人的口中是吐不出小寨上所坐的地基的那些一块一块的大石头的。凭现代人的口说一说话也不会将这些大石头坐成地基。现代人的口中也吐不出娘娘洞那里的具体的特殊的设施。所以我还是依然认为青禅寺老和尚凭着自己一身轻功进入皇宫把皇后娘娘抢回青禅寺并非无稽之谈。宫中皇帝和太监总管也绝对不会想到一个和尚会跑到皇宫去抢娘娘，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提防意识，防不胜防，竟让青禅寺的老和尚一时得逞，也是可能的。

老和尚进入皇宫抢回了皇后娘娘，乍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因此田同旭先生才认为可能是无稽之谈。然而有些按常理不可能发生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却恰恰发生了。亲亲的外婆能绑架自己的亲外孙吗？亲亲的姑姑能绑架自己的亲侄儿么？亲生父亲能绑架自己的亲生儿子么？这些事听起来难道不也是无稽之谈吗？然而，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就播出过这些特殊案件。青禅寺的老和尚抢回皇后娘娘，事情过去一千多年了。我们不能象警察破案那样，在沁水县土沃乡红河谷娘娘洞那里搜出皇后娘娘，但是却有几处留下来的遗迹，证明这件事可能是实。

真正好的破案能手，总是要通过认真勘察现场，运用各种方法搜集各种证据，经过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将所搜集的证据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然后作出判断，得出结论。断案是这样，搞美术史论研究也是这样。沁水县南阳村一带的村民向我们讲了红河谷的老和尚到皇宫里抢来了皇后娘娘，致使皇帝派兵屠杀了青禅寺众僧侣。这事是真是假呢？我们在新旧《唐书》中查到了会昌灭佛的记载，又发现新旧《唐书》都没有给唐武宗的皇后立传，觉得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总是并不那么确定。我们又查录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历代名画记》、米芾《画史》中关于会昌灭佛的具体内容，证明沁水县红河谷中所发生的青禅寺事件，是红河谷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毋庸置疑的事件。然而《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历代名画记》、米芾《画史》等文献资料，只能证明沁水红河谷中肯定发生过青禅寺事件，不能证明青禅寺事件发生到什么程度。而新旧《唐书·宣宗本纪》关于大中元年大复佛寺的诏令，青禅寺一直没有恢复元气的遗迹，小寨上老和尚准备修新寺庙而坐的地基以及尚未发掘出来的银沙洞的数百具白骨则又可以证明红河谷中的青禅寺的和尚确实如村民所说是斩尽杀绝了。青禅寺事件探讨到这里，我们可以说南阳一带村民所说的荆浩当时是十几岁，看到官兵正在杀人，躲在荆丛中保住了性命的传说是真实的。荆浩的父亲在那次青禅寺事件中被杀的传说也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唐武宗对青禅寺的僧侣竟如此痛恨，非要把他们斩尽杀绝不可呢！红河谷中娘娘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设施使我们不能不相信青禅寺的老和尚确实是一个大色鬼，娘娘洞那里就是老和尚行乐的地方。证之于新旧《唐书》都没有给唐武宗的皇后立传，证之于《新唐书》唐武宗五子传中所说的“其母氏、位皆不传”，证之于唐宣宗大和元年闰三月就颁诏大复佛寺，而红河谷青禅寺却至今没有恢复元气，老和尚在小寨上坐的地基依然废置到今日。我们只能相信青禅寺的老和尚凭着自己的一身轻功到皇宫里抢回了皇后娘娘供他淫乐，皇帝派兵围剿了青禅寺的传说是真实的。我们通过考察、考证、考古搜集了可以搜集到的实物证据和史料证据，并通过考辨，使搜集来的证据环环紧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正是这条完整的证据链，才使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断案要凭证据说话，搞美术史论研究也要凭证据说话。不能凭你说的是“无稽之谈”就是“无稽之谈”。要否定这一结论，除非找出唐武宗为什么要把他的皇后和其他嫔妃的档案资料销毁的合乎情理的原因来，找出唐武宗为什么要把沁水红河谷青禅寺的僧侣全部斩尽杀绝的另一种能够使人心服口服的原因来，找出沁水县青禅寺为什么至

今没有复兴，老和尚在小寨上坐的地基至今还只是地基的合情合理的原因来，以及沁水县红河谷娘娘洞那里的特殊设施，何以那样特殊的合情合理的原因来。否则这一结论是否定不了的。退一步讲，即便青禅寺的老和尚抢来皇后娘娘真属“无稽之谈”，唐武宗将青禅寺僧侣斩尽杀绝却是铁证如山。因此，企图以“青禅寺老和尚到皇宫里把皇后娘娘抢来是不可能的事”为由来认定沁水县土沃乡红河谷中不可能发生南阳一带村民所谈论的青禅寺事件，进而否认沁水县土沃乡实和庄是荆浩故里，只是一种痴心妄想。以此否认沁水实和庄是荆浩故里，并转而认为河南济源才是荆浩故里，更是大错特错。

那些认为青禅寺老和尚到皇宫里把皇后娘娘抢来是不可能的事的专家、学者们最好能去沁水红河谷考察考察，到小寨上去看看老和尚当年坐的地基，去看看老和尚藏娘娘的娘娘洞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设施。不要只搞纸上谈兵在那里想当然。

（三）说荆浩故里就是沁水县土沃乡已废弃的实和庄，还证之于实和庄现在尚存的荆浩故居

2005年10月26日下午，王鑫荣带我们去实和庄考察，王鑫荣指给我们说：“那就是荆浩的故居。”我不以为然，连看都没有去看。从青禅寺下来，研究生尹临洪提出去看看荆浩住过的地方，我和尹临洪、王波、李琳才用棍子将长有半人高的草打平进去看了看。2006年6月2日第二次去南阳，我问王鑫荣：“你说那是荆浩的故居，有什么根据？”他说：“人们传说那是荆浩的故居。”我对王鑫荣的理由并不认可，最多只能算一种很不确定的传说。使我相信那确实是荆浩故居是第二天王鑫荣、苏天栓陪我去考察了小寨上和娘娘洞之后，到实和庄测量荆浩故居的尺寸之时。当时，测量荆浩故居的街面房的高度时，苏天栓说：“这是二层楼。”我问：“你怎么知道这是二层楼？”他说：“我舅舅在这里住过。”于是他给我谈到了他舅舅的祖上是乾隆八年从沁源搬来的，搬来后就住在荆浩的房子里。当时邻居们说：“你们住的房子是人家荆浩家的房子。”这样，从乾隆八年一代一代一直传说到了现在。如果说王鑫荣所说的那是荆浩的故居，只是一种不确定的传说。那么苏天栓谈的情况，则是一种很确定的传说。王鑫荣和苏天栓住得很近。从王鑫荣家出了大门就是苏天栓家。然而王鑫荣提供的资料却不是从苏天栓那里得来的，而确实是当地人的一种传说。而苏天栓提供的资料却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传说是可信的。至于说一千多年荆浩的故居还能保存到现在的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可以说明：其一，荆浩家的房子不是用土坯修的，也不是用砖修的，而是用石头修的。用土坯修的，只要屋顶一坏，下几场大雨就会淋塌。用砖修的，二三百年的时间也会风化倒塌。而用石头修的坚持的时间就长了。石鼓文那几个石鼓距现在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汉代的一些碑刻也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二，荆浩从他的故居搬走之后，如果有人住进去，就可以延长这房子的寿命，一是保持了空气的流通；二是有火熏着；三是经常有人修缮，这就使它能延长寿命。其三，现在还依然保留了几处唐代建筑，如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平顺县天台庵、晋城市青莲寺下寺、山西河津县的薛仁贵寒窑。更古老的建筑还有，如四川渠县冯焕墓阙、河南嵩山少室石阙、西康雅安高颐阙便都是汉代建筑。荆浩故居之所以幸存下来，

就在于断断续续有人在里面居住，而它又是用石头修成，而不是用土坯或砖修成。1957年苏天栓的舅父王红顺从荆浩故居搬出，才五十年时间，荆浩故居就倒塌了，现只留下一座石窑洞比较完整。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荆浩距离我们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的故乡究竟在什么地方，是已经确定不能更改了。他绝不会因为刘道醇将“河东”误作“河南”，造成了荆浩故里的疑案，而把他的故里搬来搬去。他的故里究竟在哪里，应该通过考察、考证、考古、考辨的方法，用美术史论研究的严肃认真的方法去研究探讨，研究者必须以史学家的风范和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地去对待它，而不能用炒作的手段，用造假的方法去对待它。河南济源用造假的方法制造荆浩假故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 分别见于安澜《画史丛书·图画见闻志》第19页、《画史丛书·宣和画谱》第106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

2 于安澜《画品丛书》第10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3 乾隆《怀庆府志·沿革志》记载：怀州河阳节度使会昌“四年增领泽州，光化三年罢领泽州”。当时的山西沁水归泽州管辖，所以从会昌四年至光化三年，今日山西之沁水自然也归怀州河阳节度管辖。关于这段时期泽州、沁水归属的变化，另见中华书局本《旧唐书》第602页、1426页、767页；《新唐书》第1791页；《资治通鉴》第8010页；《唐方镇年表》第357页、377页。

4 中华书局本《新唐书》第1010页记载：济源于“显庆二年隶洛州”。洛州属河南道管辖，故此时济源归河南管辖。《新唐书》第1009页记载说：“建中二年，以河南府之河阳、河清、济源、温租赋入河阳三城使”。河阳三城使归孟州管辖，孟州又归河北道管辖。故建中二年之后济源归河北道管辖。（《旧唐书》误将孟州归入河南道。《新唐书》、《太平寰宇记》皆将孟州归入河北道。《旧唐书》误）

5 王伯敏标点注释《笔法记》（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在第7页注解“荆浩”时说荆浩是“五代梁时河南沁水人……隐于山西太行山之洪谷，所以自号洪谷子”。在第8页注解“洪谷”时又说：“洪谷一在今河南省济源县境，距王屋不远”。前后矛盾。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河南沁水”，洪谷既不在山西太行山境内，也不在河南省济源县境，而是在河南省林州市合涧乡境内，与山西省壶关县、平顺县交界。洪谷山下半截归河南林州管辖，山顶则归山西平顺县管辖。洪谷山顶的金灯寺就属山西平顺县管辖。

6 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397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7 中华书局1975年版，后晋·刘昫《旧唐书》第602页记载：会昌四年九月“敕以河阳三城镇遏使为孟州，割泽州隶焉。”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欧阳修《新五代史》第33页：中和三年（883）十一月，李克用“遣其弟克修攻昭义孟立方，取其泽、潞二州”。

8 清·陈梦雷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第59281页、第79270页，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9 唐·魏徵《隋书》第849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10 田文高新编《沁水县志》第4页。

1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24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
- 12 《旧唐书》第 604 页，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13 《旧唐书》第 605 页。
 -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 3621 页、第 3622 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 15 于安澜《画史丛书·历代名画记》第 52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3 年。
 - 16 《画品丛书》第 197 页。
 - 17 《新唐书》第 246 页。
 - 18 《旧唐书》第 617 页。
 - 19 《新唐书》第 3509 页。
 - 20 《新唐书》第 3509 页。
 - 21 《新唐书》第 3634 页、第 3671 页。
 - 22 《旧唐书》第 584 页。
 - 23 《新唐书》第 3509 页。
 - 24 《新唐书》第 3634 页。
 - 25 《旧唐书》第 603 页。
 - 26 田同旭、马艳《沁水史话纵横》第 152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版。